演山集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十[illegible]

宋 黄裳 撰

閲古堂記

守[illegible]多[illegible]可為[illegible]遊讀書[illegible]古堂上堂在縣圃之東[illegible]可以清人心高明可以[illegible]於此[illegible]造適[illegible]更指呼與斷使夫俯而衣[illegible]不[illegible]尊斝一不然邀嘉賓列侍

人琴瑟笙竽奏乎堂之前倡優譏戲陳乎堂之下歌吹
降升獻酬去來笑語斷續習不争之射行無筭之飲醒
者歌醉者舞顧不樂歟而今無所取於斯二者以謂所
尚者不高則外物能勝之所養者不固則外物能亂之
孟子所謂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得志而為之盤樂飲
酒馳騁田獵得志而為之此所尚者不高也為行道者
不過管仲而已塞門反坫足以屈其志雖有王佐之才
無能為也孟子所謂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

而爲之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而爲之此所養者不固也爲學道者不過子夏而已紛華盛麗足以動其心雖有可上之性無能爲也且夫簿書之繁安足以伸吾才樽俎之歡與夫外物之來寄者安足以充吾志在彼者皆我所不爲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則安用是堂哉宜夫取聖人之遺書歷代之記百家傳注之說環列乎坐間究知古人之行事偶一日有爲則推爲康世澤民之術文以應變武以戡亂萬物和之酬於手撓顧

指間無所疑怍然後伸其才使夫屈者以伸廢者以起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又將天下之才而教育之然後償其志予愛大夫能命是堂未有能道其志者乃試言之

佚老堂十景記

佚老天也世世之老者其識無所悟其情無所寄閒居靜坐四體不勤往往無憀之心生寧復且從其志而已志於利者則苟得勞之志於名者則僞行勞之志於難老不死者則凡可以圖生者勞之悲夫去根遠矣復競其

華而務其實秖本弗應若將為槁壤矣是謂兩喪魏子為佚老堂翼之以十景於堂之奧為書室於室之右為琴閣於閣之東為松軒於軒之北為竹塢於塢之西為月庭於庭之南為風牖於牖之外有山謂之屏山山之下有泉謂之盆沼沼之傍有廊謂之吟廊廊之隅有榻謂之醉榻以書抵予曰有是十景以示佚之有所寓焉予謂魏子能寓其佚已賢於世之老者矣然而所以寓其佚者子知之乎人之心適理而樂生得趣而憂解夫

苟未能以書觀理以琴求趣而徒卷舒勾抹區區顧指之間終日不釋則琴書之情弊矣是豈能寄能佚乎役思於書運意於絃其樂不能無故子姑舍是出對松竹山泉之間風月之地更新以適焉松以堅而高竹以虛而直堅則不可乗虛則不可累故壽於他木子特愛其蒼虬伸騰碧玉森列風月之中玉簧黈雲金鎖墮地幽人高士倚其榦而踐其影神也聳然有絶塵拔俗之態歟非子之所寓也風吾氣也有無之中去復不停觀其

起發於幽谷披拂於寒林而後泛濫於戶牖疏而行之則過之也徹袪吾煩解吾酲而忘吾倦精爽御之而往可登太虛而遊六合也觸之則鳴禦之則攻或扶或揚逆當其衝使人閉結而不解然而我將遺吾筋骸而抱吾一則是氣與風同歸於太虛烏能為吾利害也哉月吾性也水以清得之以濁喪之天以霽得之以陰喪之然而月也無得無喪自水取之自人觀之而已西方既升予坐庭下而得之莫不仰霽俯清惟恐濁曀之喪吾

月然月之在人心久矣而子獨不患心之爲月害乎山若仁也水若智也山之狀如屏是天遺子以所依者邪沼之狀如盆是天誘子以所容者邪觀山而思仁居仁而不能依則危觀水而思智用智而無所容則亂吾之望子善而能安豈特巑嶭之峯清泠之泉能適其情者邪子勉以佚歸是八者之理而寓焉然而閒適之中豈能忘言以溺其理哉則子當步吟廊八者之理感觸而獻吾前乘之以危韻發之以中聲數聯得意一笑破顔

南北其筒賡和盈軸子之吟若是乎雖然八者之理佚
之所寓不使佚遊而樂荒佚炎而志放如斯而已矣以
理自賢以言自著豈老者之務哉宜務合理而會於道
去言而趨默遂還本根而後已則予登醉榻始舉而和
再舉而酣三舉而醺四舉而冥攀緣一斷然後遺我於
混沌不知老之寓於形佚之寓於理豈復有八者之翼
吾堂哉子之辭若是乎未可知也夫予未果知其為人
然而繼文以遺之不亦過乎壬戌之冬魏子為佚老堂

即乞詩於延平予方始行而東未暇作也挐舟相隨泝流而上凡月餘日然後得予詩於建溪後年刻詩於石走僕數千里獻予於都下復求予言十景予曰魏子真好善者也夫人閒居歲晚無原壤之埃則與其子孫從事於宴樂苟盡其年豈復有志於是哉是必有所見者故予惜其所寓不如是也反役於景終無所聞則是十景何益於子哉故又為之書

默室後圃記

友人即默室後為小圃壘拳石為山鍾勺水為池植四時花環圃之左右其花十餘品而春居多也默室之中盤踞而獨坐寂然而言忘兀然而形忘杳杳為天遊寄於貌象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適於是而下焉開目則欲有所寓垂膝則欲有所適乃之圃之中諷遺編鳴寒絃銜素盃戰枯局聯詩篇默花數與忘形交於此為談笑以寓道情之至樂花之氣有幽香花之色有淑質彼株榮此株枯後者開前者落

於此知物態之多變然則圃雖小而仁智者寓焉則圃甚大矣雖舉廣圃名苑絶景盛賞而與之較彼特有物耳使廣圃名苑有甚可愛然而無君子樂之則人之情獘而物之態改雖絶景盛賞有時而不足愛也惟君子之樂不在物而物者特其樂之所寓焉又奚圃之小哉

安肅軍建學記

孔子廟徙城之西南隅行七十餘年矣有事於祀學者往往陪位而去無所寓焉慶歷中天子命之教於是講

者有堂學者有齋雖然甚隘而陋促席而坐不過數十人歴歳月受風雨遂浸以壊學者如見荒郊廢宅氣象寥落席不暇暖散適城闕之間東有官舍西有城壁而學之地受制其間雖欲闢而宏之不可得也元祐之初太守高侯導禮通判黄侯敏用惡其甚隘而陋不足以受學者拾地之遺利得金百萬復即北城之東南卜地而營之建作之制下視旁郡正門在中復設外門以衛之偏門以翼之諸生奉贄而入搢笏於殿鼓篋於堂具

員者於齋待次者於館食有廚浴有室職事之位備焉嘗考泮水之序雖言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之辭不言僖公營揆之方建作之制而言泮宮之上小大從公而往公與先生君子行飲酒禮謀事率衆內能欽明其德見於色笑威儀之間文武之事有可法者下觀而化故其詩曰靡有不孝自求多祜及其從事於淮夷其靜也不吳其肅也不揚其安分也不告其循理也不逆弓矢車從各致其用以戰則克故其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此僖公之所以修歟然則二侯之作可謂知務者也果有意於詩乎人惟椎朴木偶不可觀感而化其中實故也嘗聞燕國多悲歌感慨之士遺風餘俗猶有存者聞君之善教豈能慨然而興者邪靡有不孝自求多祜能為其君之用何獨至於魯國而然哉元祐己巳仲冬之望日記

含清院佛殿記

有釋氏之宇其名曰含清其年起於唐之中和其地出

於劍浦之巨沙至今元豐傳十一代矣佛之所寄甚褻且陋不足以致鄉往者之觀美辛酉之秋紹忠慨然有志易甲以高易樸以華募財於鄉節財於院合金百萬壯其棟宇侈其貌象季春佛殿既事衆色雜華周回間列以悅衆凡之目使知吾佛之尊且貴不可易也然後誘以歸焉紹忠之意也然而衆凡之歸也汝能安厥止乎浮屠之庸者不過以為我計苟養其欲而已安厥止則未暇也予為其歸者言之佛之性其體也圓其用也

光惟其所感宮殿樓閣戶牖堦砌嚴麗廣博寶華粧校
翠影妙香不可窮既然而佛之榮華侈靡豈資於物哉
本有高明之道清淨之德然後榮貴之不可幾及者隨
其所欲而至焉雖然化現色相不可以為畔岸自非內
遊之士安得而見哉則以金百萬壯其棟宇侈其貌象
又出寶玉之所現者與衆觀焉知佛之清淨故致粧嚴
之居知佛之高明故致微妙之相絡思亦當以是告於
歸者云

公餘堂記

千里之民有望於刺史者其始有事焉皆求循理而復必待刺史能為義禮之政以應我其次有情焉同欲及時而樂必待刺史能為禮樂之遊以導我然後如其志不然遂欲作民歡聲和氣以却虎蝗以消霜澇以散盜賊以登桑麥收循吏之名實未知其可也然則為刺史者不亦有道乎有駜序言僖公君臣之有道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所謂無不為者也夙夜在公在公飲

酒所謂無為者也自無不為以至於無為其賢人之有道然而在公明明不至於茍勞無以自適故其詩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鷺于下臣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至也在公飲酒不至於大肆無以自守故其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鷺于飛臣之散也醉言歸樂之節也有禮以制中有樂以導和人心感而天時應故其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然則公餘之樂惟有道者得之有政而無樂不足以有感而

況為樂而失政與夫二者並廢乎哉是故晉僖公既失道遂不及知禮之所在唐之遺俗憫其勞苦頓瘁老死而後已故教之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苟使僖公有樂其本不出於道易為物所溺故戒之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然則政與樂僖公皆未之逮不足以望魯豈待較而後知哉其侯為州謹始日與其屬振墮壞整破闕發隱姦遣滯訟未幾凡要目數各從其類綱紀遂立庶司羣案承式而

舉行遂號無事民則歲豐而義重吏則日閒而興長始有公餘之計為堂於山水間旂鸞所臨大小之民從公于邁清暘翠陰歡笑遠近或馳驅於郊或鼓考於庭棲侯鶡立壺馬寵辱君子之勝負兕觥其觩不醉無歸是時斯民門無苛追廩有陳積亦可以行其樂矣故其從使君遊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使君其無疾病歟何以能為樂也當其酒行請歌有駜之三章以為使君壽吾知其無愧焉

三交堂記

自遊鄭君山居今二十載一日鄭君西來出予留題壁間二十四字言將移刻於石作堂以置之願爲之名昔予所賦以其形影適與日華遨遊乎曠閒之郊淸虚之境徘徊乎舒長之時澄霽之晝踐乎翠華之林詠乎寒光之濵我與影無是非之間無同異之辨其誰抑吾飄逸之興累吾放曠之懐者邪和光之域彼已俱喪自得之適天與爲地嘗觀李白對月獨酌之什愛其詞體有

絕塵之思白得月而有聲影得白而有象醒而交醉而散其天樂也予之得日華也其白之得月歟予其以交名堂然而徒為之交不能道三交之義則衆人之交也其孰以為樂必曰惟形與影得日則然耳何足道哉吾曰不然日之應良辰身之造勝境而影之在日中出其身之左右前後蓋有分耳若夫天時之變人事之感發於不意則使良辰勝境卒不相值寥邇而睽遠雖欲宴坐偶往閒與日華遲回身影容與豈可得哉雖然此人

事之論耳子於此亦聞道乎夫坐吟而揮毫起舞而揚袖影皆能然及吾笑語感寓則彼寂然不可以致詰是非其獨體吾隂乎惟形兼受隂陽而惟隂陽制之是故曦輪既西形影相失一日之變也一行一歸盛衰相繼百年之變也一日之變影也而形果免百年之歸乎則是三交何其幻也形與影固幻耳目化幻者也夫知幻之所自出與夫非幻之所在乃可與言道蓋日潛運陽中之隂以配隂中之陽造化萬物故能以死生與其形

以顯隱與其影形吾舍也且不得而有之況而影乎哉
又形之幻者也至人蓋以白之所對予之所交一而索
之還用其生我者修之使至養之使就天地之運四時
之變萬物之理收攝會合存乎秋毫之中置影留形與
日貫乎古今而在也不亦妙乎嗚呼衆人形影有待乎
日而彼至人日致其用則予所以名子之堂其義豈止
於翫日而待盡者邪子其求之

演山集卷十七

演山集卷十八

宋 黄裳 撰

記

風月堂記

風月在天之景也泉石在地之景也草木花實在時之景也三景之為物最能適人之情又有能累之者故風月泉石常為好清者之敝草木花實常為好奇者之敝泉石風月草木花實彼豈有意於累人哉惟人不能以

道為樂以樂寓景而景授吾所樂而已違景則無憀飂
景則有數人之情莫不然子山得洞於梅嶺洞之中基
而為堂累而為臺穴而為沼以花名洲以琴名泓以鑑
名石以鶴名亭以錦繡名谷其類不能盡言之所學則
讀莊子之遺言故以南華命洞所適則慕樂天之遺風
故以風月名堂子山於此乘興而閑行興盡而宴坐與
所交遊從事於文酒間以度其生焉或謂子山方學莊
子則宜內觀無事外遊而待風月泉石芳菲草木而後

得其樂無乃有累乎予謂不然苟知吾形與景皆非真物以生寓形以樂寄景志不存焉何累於予山坐堂之上有物泠然過之或披其襟或揚其袂或撼其佩拂其纖埃循於帷幄之間吹者清噓者和回旋斷續在吾之左右有物皎然而下與泠然者相得於廣莫當是之時南華翁則能適然與彼二物為無情遊澄輝之中兩腋習習乘光御爽登於萬物之表而或者莫之知焉銀色涌身金波汗漫或燭吾吟牋或泛吾酒巵澡雪吾神形

見吾影而或籠吾醉魄而卧焉嗚呼泠然在竹則得自然之聲皎然在水則得自然之性與氣皓色與吾行止之影忽爾而相得瞥爾而相忘不可係着則知人與物非所翫者及其皎然者瞑而歸諸太陰泠然者静而歸諸大塊南華翁則亦兀然坐忘不知頃者與氣之所吹皓色之所照與夫蒼顏華髮行歌自適於其間者果何物邪然則南華翁之樂如是或者無累焉元豐庚申之季冬裳偕郡人李泳北趨都下道出南浦南華翁訪予

於水閣再請予記不可辭也乃含思於閣上書遺之而去

重修澶州學記

熙寧十年之仲春韓公由三司副使拜諫議大夫請為澶州天子與之下車三日走隸人持儀物致裳於闕下權教授事澶州之學廢置久矣公未來時士在城闕草登於堂墉復於溝齋扉不開鼠市於書幾年於此矣及公至止役人徒揩工師楚次舍備什物危者扶之仆者

起之獘者修之缺者具之堊茨丹艧顧瞻一新鄉往之儒不日來至北方之學多在口耳之間若夫緒餘倫類意致神遇則得之鮮矣裒之來公親為卜日歲以講筵嚴以師席諸生鼓篋而進難疑答問發明先王之遺意稍厭誦數俱嗜精義公曰視學接之之恭待之之厚如見敵者瀆之民又知一介之賤有道在焉能使貴人忘其勢是可尚也往往相勉出其子弟而教之自公始矣昔時列國之君大子皆命之教然後為學魯侯以修泮

宮而見頌鄭國以廢學校而見刺蓋雖衰世學校之教無敢輒廢者嘗怪淫亂之衛國俗傷敗之中時有孝子仁人忠臣賢者興廢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義至於婦人女子其情有節其言有序不失禮義之所在詩人稱之何其盛也豈非學校之遺教猶有存者澶淵衛地也令之說者多言北方之俗鄙野不文無足觀者澶淵之士三歲一舉於禮部輒見罷歸不及論而官之且三十年矣是何此時王教之盛而士之可稱道者未能若衛

之世乎非其才性之罪也嘗謂朴野之質尤近於道更易引而進之是故北方之士有出為公卿大夫者渾厚中正建功立行往往天下豪傑不敢先焉但意其不及耳當衛之亂政散民流不可及止楚邱之文公一起而化之淫奔之俗遂不見齒於國人以公之達適丁於斯時樂為文公之道化豈難為哉將賀長材秀民出為天子器使後世不稱長材秀民之可愛而稱公闕

悟靜軒記

天之君子其静也致道人之君子其静也循理與居以
時出處以義循理而静者也甘以中士自處静悟之説
無所與焉衆凡之流於天之君子不修於人之君子不
學已放其心唯知有動寢則役於夢覺則役於想精䰟
情識聞見好惡晝夜相尋以逐乎妄雖以動静天地之
常理不可廢者猶且不得而拘之况其故為者乎是故
是非得喪紛擾乎其前死生禍福驚懼乎其後既自棄
吾復何難志於道者慕天之至人而遺世之君子以謂

道與物相與得喪徇物則喪道徇道則喪物蓋夫不知生之累為吾有心不知心之累為吾有形耳目者心之窓牖也鼻口者心之庭户也其心有感則先為之報有行則先為之導且夫心者天之君也當為五官之唱約束以從禮統御以歸道固其任也今反與彼五官更相為用惟物之從烏能墮乎物是故慨然以興飜然而改馳者靜譁者默兼忘以還無又損以致虛猶秋之時萬物歸根復命宇宙清明物象隐顯真氣上升甘露下降

吾方坐進此道與天為徒不知其為樂之自也將且藏用於宴罔復出而為神化嗚呼悟靜而立道至於斯極也不悟而夷乎物可不慮邪張子聞善而作者也求予文故書以遺之

青州學記

惟宋有天下天以子愛之而所以愛視民人以父懐之而所以懐視士祖宗之世皆好古尚志喜名節慕忠厚有三代風趣考其所自蓋出於教學其説有二有示而

教之者則以學校考察行藝發明其才德學校之士理義已育於胷中故其趨行遂能顧瞻朝廷之向背恬淡者進則為之戒奔馳信實者進則為之戒偽妄蹇諤者進則為之戒諂諛廉勤者進則為之戒貪惰仁孝者進則為之戒悖逆觀化之速有如置郵之傳命其類不可勝道也得此術者已自有學養才之妙雖賴乎此然而學校之教未能發明其才德雖有外入之者在中不止彼又烏能受哉是故祖宗養才二說並行而交作之嗣

至神考則以學校人才之所成始前末之詳嘉與儒宗講明道德之藴發散微妙推於六經著為新說以浚淺智使人不溺於博會歸於性分設三試以陟多士譬之由門而升堂由堂而入室勤莫知勞積善尤長行之上庠矣未及推行於天下宗寧攺元皇帝慨然有感將欲盡述神考興學之遺意乃詔有司講議以聞凡自郡縣皆得以為學有學者使修無學者使置乃用三舍稍復鄉舉里選之法青在東夏實總八郡士以千數額當養

士三百昔雖有學制度殊陋不足以副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意適丁斯時而弗之為是卒乎不可為也故具以奏繼而得旨舊學在郡之東北隅郡人素欲移置文明之方恨未之逮因慰其欲營於城南得地百畝而治之固已有書其兆於壁間者豈特人之欲哉雖弗之移不可得也堂貴宏延多士也殿貴麗奉先聖也翼堂有閣以藏六經環殿有齋以備三舍饌有廚浴有室客至有館物入有庫求我之蒙自訟之士役於人之胥

徒皆有以處之嘗謂王道盛時四方諸侯承流宣化不敢私出道德以善風俗故命之教然後為學教法皆資於天子周衰先王之澤既不下流諸侯之賢者無命可待故魯欽明其德而有泮宫之頌諸侯之不賢者無德可明故鄭學不修而有子衿之變風性命之理類為異端所蔽流入偏見不得古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以從事則害政以長民則壞俗漢唐之世未有能攻之者其學失真故耳道益不明歷千餘歲朝廷法度士人名

節四方風俗由是不足以望三代雖有孟子出周之季欲救其弊環轍而攻之竟以無位與時遂老以死可勝惜哉令之學士乃自神考發明六經之要妙感悟其固有者猶之醉夢中纔聞帝所九奏自太虛而下灑然以興方苦沈痾彌年偶獲真人金砂霧散五內釋然而去體類能解蔽脫去淺陋直行而前誰輒汝晝有妙道之行者足以為老莊有明道之德者足以為揚雄然則神考之相乎道真為萬世之澤也若夫才性之下者與聞

性理之高明意未克會猖狂而趨猶新生之犢耳提而正之則教官之任也嗚呼人君所以為天下者其道有五其權有三何則一曰祖宗德澤二曰朝廷法度三曰士人名節四曰四方風俗五曰天下公論所謂五道也一曰兵二曰刑三曰財用所謂三權也先王以是八者相須而行維持天下之形勢牢不可破唯其上下有學能造義理故其愛足以積德澤明足以給法度清足以植名節厚足以移風俗正足以立公論由是弼教而後

有刑輔德而後有兵行禮立義而後有財用夫魯一侯國耳欽明其德且能得才有勇如虎臣有淑問如臯陶而况天子之教乎當見成德之士如先王時竟立名節能為朝廷修法度移風俗立公論顯相天子之德澤上下一心本末相貫不容邪説異端存乎其間此其所以維持天下至於牢不可破者邪然則學校之效豈特要於文辭誦數之間哉宜書其説以示多士使知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所歸而志於學

重修興國軍學記

昔有學在城之西北隅跨危巔俯重湖環之以衆峯流行者趨峙立者顧是時乃有學士大夫能以才德鳴於江表熈寧中或者以為居險之制為量甚微不足以容來學之士始遷於東南捨高明就下濕山馳而水注春之漲暴集遽至遂有墊溺之患士在城闕行二十年不登仕籍元祐七年之仲冬夷仲朝散得麾出守以謂學者為已以致道必志於仕則非教者為君而育才期於

有用則是仕不仕有義用不用有數然則學之所寓前
瞻後顧五行休王之説教者實任其責豈可廢耶而況
太守承流宣化必能使民知禮義成孝欽然後其功可
稱知禮義成孝欽必出於隆學校延儒生講明先王之
道教發揚天子之德澤然後其俗可變教育之地茍非
學之所安地理之所宜何以稱太守之任哉遂出養士
之餘財推我圭田數千頃還學於故山以爲昔日之所
病在山之絶頂今置其腹焉流行者趨峙立者顧其利

過之于是太守時與諸生為賓主禮講釋有師博約有朋檢束之有規勸沮之有試各就其才以待一日詔下獻書王庭上備天子之器使如是而為太守不亦賢乎古之循吏為事業雖不同及其建立學校率其縣邑子弟而教之不可多得文翁之化遂冠羣吏前比齊魯後及武帝之世天下郡國乃立學官茂異輩出興造功業制度後世莫及文翁實啟之然則循吏之名能盡文翁之德乎蓋未之盡也夷仲之為興國其務及此雖不求予

文猶書之況其求之乎元祐甲戌之孟春記

太平州蕪湖學記

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言先王之時比閭黨族之間莫不有學所以明人倫厚風俗及其成也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伏請縣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林修奉詔從事前此所建適如詔旨第率閭里子弟來就教育推布教條考察如法將升於郡學而使

郡太守有以貢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選士兼斯二者而有之學也此學之名所以施於國鄉黨領五族之衆先王之政已能使有相保之智相受之信相葬之禮相救之義教而化之猶以為末也中有庠焉則養其德而成就之也遂領五縣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賙有鄉民之恩又足以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

約束之規既以踈漏修學之士多在城闕不及前古遠甚矣而今之州古之國也縣邑皆得以置學其猶黨遂之有庠序歟昔時大夫富其民有術屬其民有政養育有道考察有法升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本末相應未始有戾焉方今朝廷權行三舍考察之制凡目甚悉必得為宰者運量乎其中在士有累於貧者有所資有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視成論升出於優游而不迫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源存乎鄉里而已此

正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

演山集卷十八

演山集卷十九

宋 黄裳 撰

序

卧雲先生西遊序

昔聞江東之士有得方外趣者棄絶其妻子遊荆湖間寓居武陵溪上為卧雲庵吟詩以自適讀莊老釋氏之遺書意解而忘象步趨絶塵若將不可以幾及者後求其人則曰先生姓某名某予聞其風想見其為人十年

於此矣今予為太學官先生由桃源得道友適然而西將為嵩華之遊予謂有無能為而逃於隱者有不可為而權於隱者有翫山水之勝而溺於隱者有以高尚邀世而偽於隱者先生之遊皆非是也無能為非其才不可以為非其時邀世玩物非其志以謂智効一官特為聲色勢利所役為物者細不能為我者大先生下視此屬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者也以為道與物相為得喪惟道之從則喪物惟物之從則喪道方其致道不能以吾

嗜欲情愛置之義刃之上割絶而棄之是人望道而愈遠者也孔子佛老之聖豈一世之積哉蓋嘗無自而可矣今而後乃能無入而不自適焉及其成德不為緣累所制則市廛鄉閭之隱與桃源嵩華無以異也然則先生之行非浩歌遠引窮日之力而去者異時江湖之上當復邂逅解顔一笑不然期於無何有之鄉同歸而盡焉

諸公紀贈子鎮詩序

范氏之孫不遠數千里扶哀而來見予于京師泣數行下斷而言曰先君之事其要見於銘詩其詳著於獄辭閭中官府之吏道塗小民皆能論說其故不必道也然而知已相與作詩紀德近百餘篇自維不肖且恐身名不足以顯親尚欲盡得當世達官要人歌詠盈集傳信於後世惟執事最知先君之詳者願賜之叙使得以賛見於諸公此孫所以來之意也予愴然應之曰人孰不感義此固其所欲賦者嘗謂過情之譽勝事之辭出交

遊閭溺於流俗之私好勢利肩笑更相傾動無以示其
好遂至屬文華飾僞妄借事以著其實誇誕於世歌頌
以悅其生誌銘以諛其死天下皆是也故世之文人其
言往往有愧於心不足以考信令使諸公相與作詩以
遺子鎮之生死非出於勢利也非得於肩笑也感義而
後作也元豐元年春予自京師還聞閭里閭長老道羣
因之得子鎮涕零而言曰吾屬墮陷穽中安所告語今
幸而佛出我得見天日無報德之地嗚呼子鎮會或者

不學道乘一路之程為顯要計猶慮煑海無窮之利雖空八州有限之資不足以邀其欲也輒用屬為胥徒臧獲聽得以訴其主少不如意束芻為人謗書夾道發緘下吏便以為據邏者虎伺捕者鷹攫獲其屬十有三干逮者以千數乃有劍獄環顧有才之士赴我顧指刺骨刻意弗集則必羅事而織之有辨必溺誤用子鎮然而是時威削並行廢奪立至柔者惴惴智者悄悄恐不足以自全子鎮用才見知毅然彼已不顧引囚覽按論

情之過故觀事之要緩紛紛釋去留者三四十人耳彼
知其才可任而不知非義不可以撓正子鎮知其違忤
風旨必至於廢奪而亦知人情不可枉以就法志節辭
氣厄窮以死不少為暴吏屈是可賦也當聞無愧之辭
自天理之所感必有瓌奇險絕之語出易直俄忽間以
為子鎮光焉雖欲自禁其情不可得也寧復恪哉子鎮
富聰明强記識篤風義善文辭覽庶獄案一過能道其
節目見孤遺女輒取而嫁之此予之所親見也世世之人

有是矣或為名而作觀延平之事下臨萬仞不輒為非義動其心信乎其中有主者由是而推之何為而弗正朝廷方去浮薄小人思得君子矯俗以歸厚然而子鎮往矣可謂真不幸也

東林集叙

律敎之設潔人之汙束人之肆使人承戒自省常若神明陰在其旁檢察其不如法者人非世習不能攻其環衛輒蹈其舍故人之於道也自其静一而悟入未能劫

於瞬息一言頃而得之或為嗜慾中敗而或老死於勤苦無所見者蓋其進之也久則乘之者得間焉佛以是末之至也復為禪教引物而感悟之開堂升坐隨問而應迅機激電妙談醫鏃而或寓之形容之間聲氣之表示人莫窮壁立萬仞而學人者豈易得哉當如飢鷹伺肉游魚見餌俄而取之已吞而潛已拏而舉或者猶求餌肉之所在禪之為教不亦至乎自非人我兩喪而會於道形骨俱融纖毫不染不能隨感而應隨應而悟焉

性空之中少為形物蝕其明而玷其瑩則遂留滯落着其機不足以發其樞不足以運其鋒不足以斷則悶者烏能取應者烏能用哉蓋世人之於道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未必皆有受道之質行道之志是知而已此尤不可以多得或者非實有所見聞竊佛之言而駕之以敏速欺罔後學此又其末流也然而學者果欲知之乎以其利害探其所養以其死生觀其所操則其情僞見矣照覺禪師予同郡人從黄龍遊嗣第十四代

升堂演法有臨濟慈明之遺風門人録其語以序屬予予與師未及相見得其語録而讀之所謂迅機激電妙談醫鏃人我兩喪而會於道者也不知學者有如飢鷹伺肉游魚見餌俄頃而取之者乎觀文王公以為東南道法之冠豈虛言哉始遊寳峯起應東林之命惠遠法師常言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更吾道場東林始以律居蓋自遠公而後其教廢矣會今天子詔改禪寺而師適來為第一代演法以遠之所望而考其人以遠之

所期而推其數皆無戾者然則師之作其天人之會歟始者諸公迎師於沕潭避命而逃之走五百餘里而後得師於清江山谷是豈得已而求為之者邪其言蓋為應物而設推吾為佛之餘以遺其類者也嗚呼世之觀是録者能以耳視而目聽之庶幾有逮焉

送黄教授序

閬中山水之聚水甘而山秀居民之域旗劍排空人天在鑑能使過者皆欲寓焉氣象之中含蓄奇秀堙鬱而

未發者不知其幾千歲蓋自唐德宗以前未嘗舉進士
其後雖有歐陽詹徐寅輩相次而出特以文辭稍聞於
天下未有華顯者又二百餘歲矣雖然豈人力所能為
哉盛衰之數然也自有宋閩中之士始大振發溫陵建
安先有將相出佐真主方怪莆田有山圓銳而中峙居
民四望而向之號稱壺公昔有異人之讖以為水環其
山當有通顯之儒下副人望今未之見何也未幾果聞
應讖者蓋雖溫陵建安莫之比也莆田之俊實吾宗人

適丁斯時例當隨數出而有為於世然則有為亦有道乎其究吾與萬物同出於一宗惟物各執其末吾知萬物之理皆其一宗之所固有者分定久矣惟反一者出用成理為之長而已附之則憂駢割之則怨虧夫惟中德之士無意於功名然後能為之長萬物有不得已而起者吾以不得已而應之然則應數而仕應理而有為天之君子也太平之佐也予其誌之

答大覺道果詩序

道家所謂還丹釋氏所謂道果皆明大道之所寓道且强名而丹與果亦假以明道大覺見示道果長韻因以和之予自辛丑之季冬由杭而之廣陵偶於天寧寺得御筆手詔以為沖虛無為真空不二本自不殊隆此而廢彼豈朕之志哉天下始知三教皆本於一道沖虛真空丹果之全體豈有異邪裳因言坐忘之中和合有無以為神丹之嬰兒微如一黍以遊諸天坐禪之中收攝色空以為聖胎之法身細如一芥以藏須彌同謂之珠

其大包含乎二儀其妙貫通乎三界故曰大道一而已矣無為之修不知之證出於自然吾無與焉見而體之也非談道之也嘗謂太上之後其傳丹說著矣不必論也適以詔旨緣佛之徒而言之因繼大覺所賦為之開發其心要世之釋氏子以齋戒持律以宗旨說教以日用談禪以性見演法執是四事欲進而為佛善士則務為福不過勞苦以持行智士則務為道不過安靜以守性然而此特教中之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自在教外

别有秘密之旨必得可以出世之士而後傳焉達摩之得二祖是也其傳已竟遂行而或隱前此四事乃推其緒餘且以行教正如古今之隱者避逅方外得道之士大者出入三界其次飛舉蜕解然而三教所以立道其本則一學者莫之知焉惟其談禪一教本末相貫談禪者其末也見於外者也作佛者其本也存乎內者也先聖之於學者姑以說佛接引之入候知其詳足以出世乃知收攝八用有所付焉奈何後世之士類敝於性見

自以為如此足矣更復何學大覺與之語稍契獨知其妙有本及其至也非內非外故答大覺長韻以示其徒使見其本無以異於道焉觀予序語則思過半矣

言意文集序

道本於心以性為體以情為用志者存於心而行者也意者思於心而作者也言者發於心而應者也著述之士雖累千百萬言反本而求之則貫乎一而已言意之為書識性為之根蒂才性為之文飾記性為之證據合

是三性而本於心禀其可否著爲羣言猶之讀書萬卷歷歷可引其文義胷閻洞然曾無一點實乎其中善觀夫言意亦如是而已彼我之心一也有道則通乎一愚不肖不敢以爲有道觀者考焉

順興講莊子序

楊墨之於道其迹近其心遠老莊之於道其體同其用異聖人爲我之心有仁以充其類則異乎楊兼愛之心有義以制節則異乎墨君子之應物可遠者迹不可遠

者心楊墨以心遠于聖人此孟子所以得訟其非而禽獸之嘗怪荀卿之罪諸子輒引老莊與彼墨翟慎宋之徒同為無見者老莊所以致用之異不及知焉予甚惜之豈有老莊之髙明不及時變必立區區之説投為一曲之士哉仁義之失至周而極焉周之所以救其失者主於禮耳一興一居莫不有法一動一植莫不有政其儀三千其職三百六十形色名聲與事變爭無窮其行出於元德其義出於妙道隨人材分而應之猶水之應

物也方圓之形小大之器如法而歸焉及其弊也王者之澤竭學士大夫不得其傳或爲形數所因世習所遷偏見小聞有如仲子之介楊朱之鄙墨翟之泛子莫之執中告子之外義者天下皆是也士之學去本逾遠猶木之升然華盛於末鳥有不失其根者邪然則莊子之高其言與時盈虛與數損益以矯一時之不及耳豈私意哉嘗謂孟子之約言者荀子詳之孔子之罕言者莊子詳之荀子之于聖人其尤贅歟莊子之詳則異於是雖

然老莊之矯絶仁棄義為太甚者豈以矯其天下者必以過高之言而後可救歟孔子以質之過者救文之極弊固其意也然而老莊之言不可非也亦不可以為典要孟子所以無一言以及之漢唐之學溺於傳注之説形數之中不自奮發流為汙下蓋已久矣適丁斯時有能談其書者因見聖人之妙道其言新美散在傳注之間學者得之醉者以醒寐者以覺如在飢渴之時偶得醇酒異饌而嗜之久而不能厭也然而老莊之書復顯

於今日其亦時與數之所感歟學道之士嘗患不知其本果知其本發為文章立為行實皆餘事耳有問者曰聖人罕言者得其一言而悟何俟老莊之書而後致哉予應之曰六經之書主明禮法而應萬世者也非救一時而已立禮也詳論道也畧得其一言而悟焉豈非豪傑之士哉嘗怪今之士大夫置巳而求佛置聖人之書而誦其教夫由佛而知孔子者且不可以多得況能自悟於一言之間哉方此之時老莊之不可廢也明矣然

而樂老莊者切究其流而為申韓之慘毒嵇阮之放逸得其高明而求六經焉斯善學者也

余青字長生序

一氣之為五色惟青去本未遠四時之初也為物之少也奈何相推之理不得以常存當與四色相為盛衰代謝期於老死而後還予見夫人乎其顏色華而悴之者潛改其髮方翠而斑之者俄至造化密移浸以黃落草木之四時與人一生無以異而子乃欲以長生不亦妄

乎然而知道之異乎物而從之故不妄知真之異乎幻而守之故不死令子知夫順五行而出則生人逆五行而入則生身者乎試用是說以究余子而子能悉具以告蓋嘗聞之矣然則子以用名以體字學為化者也果可以長生惟其長生不死故至於不生不死嗚呼其妙至於斯極也子其自信自將以副之

演山集卷十九

演山集卷二十

宋 黄裳 撰

序

送劉子甫序

劉君聞善而趨者也一日相得於逆旅以其所以從學之道下問於不肖不肖方且從事於問者烏能語君哉然而問之勤不可以虛辱試為之語曰萬物之理不同也其本同出於道聖賢愚衆之情不同也其本同出於

性聖人以天下後世未能復性而㝠於道則以其同然之情而應物以其同然之理而制事以其意不可親授於天下後世則有言以道其意有書以寫其言謂之六經非聖人作為是言也言其理之不得已焉後世傳注累數十百家未見其說當於理合於情何也六經之意非聖人不可以說歟夫人皆有是性性皆有是道聖賢愚衆當其未之習也未始有異焉聖人則率是性而有是道修是道而有是教夫誰不可說哉不能說者其學

未至於有德耳是以易之失賊春秋之失亂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書之失誣其說愈煩其失愈多是故牽就而後以為通攻排而後以為長其辭繁多屬偶而後以為才美且夫聖人無意於為是書也學者亦必無意乎為是說則書之意可以會而得之矣其會而得之也安在遠求哉情與理寓之於法言天下之人盡反於德性而思之人之同然者蓋見於性根其所以不同者於性之枝幹處有物蔽之耳夫六經之為迹也方為意也圓意

虛而迹實後世學者為智未至乎心徹為德未至乎智
徹思慮之來不出於虛一而實其意所至不過名數間
故其所言皆私智也理不與焉其所得臆度也情不與
焉難疑答問不能解其紛猶之病者塊氣於胷中無藥
破散之至老且死尤不快也故思之於心而言則失之
迂行之於身而為行則失之固特其智未徹耳深於詩
者不愚深於易者不賊夫聖人之意虛吾之思至於無
形之中則會之矣與其意會則未嘗見其度數之多也

與其理契則未嘗見其論說之多也欲其如坐虛室之中默然而忘其聲兀然而忘其形內爲天遊寄於言意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適于是而下焉此可以言易矣欲其如在閨門之內房闥之中父母妻子相撫以恩相示以情悲恤歡笑天人之際渾然而無間欲其如在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君臣之相遇朋友之相得賡歌都俞切磋誥戒嚴而通莊而和未嘗有二焉此可以言詩矣欲其論世之事變而言書欲

其論人之情變而言禮其說沛然如長江大河或入於汜或歧為渚或別為沱而卒乎滔滔而東下無有礙之者然後為得耳劉君試思之人之心其圓者神其方者志其虛者道其滿者理學者之心為物奪去然後不能殊理入大道與神遇焉聖人之書迹實而意虛迹方而意圓不能與神遇則彼安能以方實之迹而及其意哉思則得之思之於心也去實則虛及精則明虛明之中廓然無物望見天則聖人之道知之如視矣嘗從事於

此久矣有樂善而好學者則序其說與之共焉君之行於是乎書後此三年充賦於京師則當具其所自得者與予道焉不可隱也

師德字序

李生之行南學於溫陵以其名字乞言生以操制名予患其為蚓而後充者以師德制其字焉學者之心得性之體故能定得性之理故能應能定則權利不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能應則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

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德則得此者也操則執此者也得其正性而執之其定也天光其應也天行莫能窮之夫誰無是性哉不能貫之以誦數通之以思索有能蔽之者是故所見者一曲所執者一介始有仲子者仁義之實即于母兄之間而熄焉彼尚為能充其類者邪然而得其正性而執之與夫天見其明地見其光無以異也及執其偽則一蚓耳其間得失相去不能以寸生知之乎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

人以處之者是故德性之道也可不慎哉可不勉哉

長樂詩集序

予自武林拜符往守長樂踰閩嶺道延平度龍津肩輿而南走兩山中與長江更無寨據回抱相逐而下如游諸洞未造乎中虛也徒馭之勞或俯而降或仰而登或直而往或旁而入凡三日然後次為水口乃得南溟之信泝流而上盈科而後進淜瀾瀲灩遥望不斷解維揚槳平入天際南溟之信意其來逆周侯以樓越山坐視

閩俗以須漢治而然乎何其來信之異乎常邪兩山之間方且盤旋未知其所止果何若也又兩日次於釣龍臺下始見平野萬頃飛鳥屢墮山轉一環天垂六幕烟接雲連混成虛室千里外衛三山中鎮鍾磬林巒絃歌井邑福起州名樂生郡號王任二君飛升蛻解之所秦人隱居榴花鹿徑皆在其左右支提雪峯霍童高蓋之類自古名存出於支邑由府而往次第可見予謂四方州郡類據山水之聚處自其四方而趨焉與夫劒溪之

抵越山無以異也因言天地兩界皆有洞府人莫能游州郡人間之洞府也惟神惟仙能隱顯乎其中長樂山水其體方正其勢環合又其秀者其為人間洞府之嘉者乎故其所鍾多為賢貴出真華顯相次登用四真九仙往往與人為徒莫有知者蓋夫五行之在地理運至於今方大振發龜還而有真仙沙合而有真相豈偶然哉予嘗公外登覽山川氣象風物意態與吾才思邂逅相得發於歌詩日且盈軸故序其經從游覽所以動予

情者為詩之序云裳之性喜自在不能服膺於書伸紙揮毫形見意間所欲運耳然而自許其不俗故以長樂所為詞章書刻於石政和乙未上元書於府中之清和堂

劉應伯字序

予得簡言始於京師之逆旅齒方及冠有成德之風樂與之遊未幾散去後兩年復合於延平其體益畢其志益高吾見其進而已一日簡言以予易其字而予詰其

所以為名之意乃曰有浮屠氏出於祖父之夢中者授予之生隨告其名而後去予感而為之說曰善人君子王公大人之出生也蓋非愚下之流肖翹之類一氣而萬形輪於區區之生死者是必有物寓焉而已予嘗觀人形貌之所受意思之所向竊知其所自來者道降於域中則為聖人或千一或五百歲或為堯舜禹之君臣或為文武周公之父子五行數氣無足以言者其他或地降靈或物降精或天降象而或浮屠老子其徒之有

天德者遇緣而應物不可知耳故玄鳥之為商巨人之為稷嶽神之為申甫昴之為蕭何而長庚之為李白其類不可勝言常謂形與貌所在真與神所寄其来有所自者見其狀貌類多清奇古怪正色如秋和氣如春扣之也谷應觸之也山峙更無俗態鄙懷厭人之視聽然而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其徒之有天德者遇緣而至化於形數之中其中足以興庶民其和足以養萬物則為名世之豪傑而聖人者賴之以輔相者也或

非人道之所為苟得權勢以宅民上孟子所謂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者此必蛇虺之靈鬼怪之物出
為人妖以厲萬物乃其時數之否歟閩之山水大抵氣
清而神邃浮屠老子之有天德者嘗遊乎其間靈蹤奇
跡至今尚在神氣之至或散為奇物或萃為異人奇物
之出歲為天子庭實異人不可埋没也自唐德之後文
學之士類能以事業見於天下所謂民與物所不能得
者而得之者為之耶簡言南方之佳士無諸之國最多

名山古來浮屠氏之為天遊者常在其上然而簡言之生得名於祖父之夢中者豈非為天遊者遇緣而至歟欲其致言以供萬物之求歟不然形容聲色之間何其得數之多也嘗謂有自來者皆有所應若夫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之有天德者遇緣而化則其應世之伯者邪予故以應伯易其字焉應伯後日得志當行其言以興庶民以養萬物酬酢無窮之變則天之任也君豈能不為哉

黄帝秘文序

予喜方外幽經秘録虎丘子一日自袖黄帝碑文見訪予詢其所自乃云客游南安次懐化驛或者指謂此地古有神仙所瘗及夜陰發其地數尺得所瘗函開而示之乃黄帝皇人書莫知其歳月然而磨滅者多矣詳而集之始得其全文昔者峨嵋之南黄帝受道於皇人乃刻其文於石秦皇得其文處復有得之者遂至焚書以愚其俗漢武帝時樵人滕超於山之南邂逅皇人謂超

汝應為仙見碑文否因言黃帝之所受會秦除書此以深遠其文猶在今當付汝超乃拜賜而躬行之三年還嬰鬒髮變緑縣具以聞武帝詔見超進其文帝不問超不語下其文與劉安及東方朔詳定其虚實超以神儀獻安安不上然而斯文滕超得之以還嬰劉安得之以成道或者以為始皇驅山塞海鞭石成橋緣得此法若夫安超之效則予信之矣始皇妙用其神而然乎覩秦之所為未離乎衆凡非予之所知也宣和庚子孟秋序

演山居士新詞序

演山居士閒居無事多逸思自適於詩酒間或為長短篇及五七言或協以聲而歌之吟詠以舒其情舞蹈以致其樂因言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古之詩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則有賦觸類則有比對景則有興以言乎德則有風以言乎政則有雅以言乎功則有頌採詩之官收之於樂府薦之於郊廟其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理可以經夫婦移風俗有天下者

得之以正乎下而下或以為嘉有一國者得之以化乎下而下或以為美以其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然則古之歌詞固有本哉六序以風為首終於雅頌而賦比興存乎其中亦有義乎以其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有諸中以為德見於外以為風然後賦比興本乎此以成其體以給其用六者聖人特統以義而為之名茍非義之所在聖人之所刪焉故予之詞清淡而正悅人之聽者鮮乃序以為說

講齊物論序

爾汝之異是非之辨好惡之情親踈内外之分五者之類有我而立者也老少之異美惡之辨哀樂之情長短高下之勢五者之類有形而立者也有我而有物有形而有我不能離形喪我之天而一於道及其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五行五行散而為萬物陰陽之氣一清一濁一盛一衰五行之數一寡一多一逆一順而後萬物之形或美或惡其質或厚或薄形質之中參差不

齊不可以勝言也不能離形喪我者於是輪於數囿於物盈虛新故則其理役之是非好惡則其情役之蔽於有則無為之對蔽於無則有為之對所是或能非之所惡或能好之情理之中參差不齊不可以勝言也有萬不一而愚不肖者莫能反其本而觀之心火炎其中氣馮蹶於外智者相辨以言勇者相奪以力以至老且死而莫之悟焉且夫物之不齊天也而彼將與天勝乎何其不知量也天下之人均有一性其性均有一道聽之

不聞未始有聲視之不見未始有形無多無寡未始有數無玄無黃未始有色而形名聲色有時而見於物者常無之中至理之去來耳是以萬物為道一偏則彼烏能為之對哉惜夫世之人有物蝕道終身而莫之見是則弗思也草木有生而無情禽獸有情而無知衆庶有知而無義其出也同乎一道其生也同乎一氣一道無所不在一氣無所不通是故無情者或使之飛有情者或使之植一氣之化也蓋夫有生斯有性草木無情者

也而有性焉則無不至矣況若有知者乎且彼異類可以引而齊之凡物有對者又烏乎辨哉晝夜異時賢愚異德死生異迹古今異世且可以引而齊之則凡有對之小者又烏乎辨哉有知乎此則逍遥遊在道養生王存理熟及其冥之也是為道歟是為物歟是為神歟是為我歟吾不得而知之則齊物論為不能齊物而為作耳

演山集卷二十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